

DREAM

少年梦·青春梦·中国梦：中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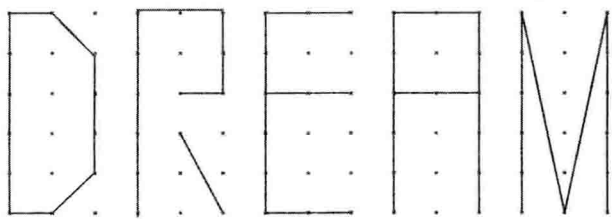
向往天空的鱼

曾颖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少年梦·青春梦·中国梦：中国故事

向往天空的鱼

曾颖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向往天空的鱼/曾颖著.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 6

(少年梦·青春梦·中国梦: 中国故事/尚振山主编)

ISBN 978-7-5493-2566-5

I. ①向… II. ①曾…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5930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政 编 码	330046
编 辑 电 话	(0791) 88170528
销 售 电 话	(0791) 88170198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照 排	麒麟传媒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2566-5
定 价	28.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4-27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
录」

斗 雨	001
过 年	004
回 家	007
小保安和老收荒匠	010
垃圾山上的风筝	012
砸乞丐碗的城管队员	014
夜半叫卖声	017
鞋 童	020
看 戏	023
诗人莎士比亚	025
我的不环保生活	027
姑妈的绝症	030

孱弱的善良	032
别不相信微笑可以救你的命	035
刷鞋人的绝招	038
喜 事	041
王大嘴	044
腿袜破坏者	047
青 丝	050
刷鞋匠的情书	053
笑 脸	057
慈 悲	060
最狠心的父亲	063
卖 菜	066
讨 债	070
请客未遂的民工	073
冒充记者的女清洁工	075
新闻线人施大川	079
宠物记者李小毛	082
采访车向南开	085
民间策划高手	087
职业追星族	089
穷人的中秋节是八月十六	091
盼望停电的女人	094
疯狂减肥的女人	096
获奖节目	098
喜 婆	101
廖大爷相亲	104
大富豪陈荒生	107
农民赵四伯的教育生意	112

两个大学生	116
乞丐的善心	118
小偷和他的儿子	120
母亲的话语权	123
偷 酒	125
墙	127
一米树荫下的慈悲	129
不要为你是一只鹰而感到羞愧	131
打 贼	133
猪儿的理想	136
一支烟的发家史	138
偷 鸡	140
狗 娃	142
第一次看电视	145
有情的无情	147
杀 猪	149
抓 阄	152
爷爷骗猪	154
七婶唤狗	157
姨妈杀鹅	160
背篓里的石头	162
黑鼻子月饼	165
世界上最愚蠢的争斗	168
瞎子与油灯	170
你不能把香蕉皮骂进垃圾桶	172
豆浆的信用	175
被耻笑逼出来的人生角度	177
向往天空的鱼	179

地铁上的婚礼	181
巧克力的忧虑	184
挪一下屁股的善意	187
十元钱的红包	189
蒲公英的歌	191
你应该感谢苏静	195
彩虹妹妹	198
爸爸不是手机	201
扮个有钱人	204
公主裙	207
地震六题	211

斗 雨

盛夏时节，住在工棚里的民工们最渴望的是下雨，最害怕的也是下雨。

渴望下雨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闷热的空气像一团滚烫的棉花，沉沉地堵在他们脸上，使他们身上除了汗腺之外的所有零件都变得运转不畅。只有清凉而冰冷的雨能让他们在这个沉闷而痛苦的夏天里体会到一点点难得的清爽和幸福。有时他们甚至认为这是老天可怜他们，给他们送洗澡水来了，因而，如果你看见下雨时，民工们在雨中一面往身上抹肥皂，一面唱歌的镜头千万别奇怪。尽管淋在他们身上的有可能是酸度和灰尘含量超标的脏水，但他们饱经生活磨砺的皮肤似乎已经百毒不侵了。毕竟，酸雨还不算他们在生活中遭遇到的最恐怖的东西。

如果这场雨在民工们抹完肥皂、唱完歌之后都还没停的意思的话，那就可以算是恐怖了。

工棚的地势很低，当初包工头设想的是，只要他们正在兴建的这幢大楼起来第一层，民工们就可以搬进去。因而，在工棚的制作成本上便大打了折扣，盖的是旧油毛毡，太阳一晒，软疙瘩地往下流黑水，大雨一淋，则生生地往下落黑皮。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由于当初选址的潦草，使得工棚成为工地上雨水的集散地，每一次下大雨，最先淹的便是

这个地方。

洗完雨水澡的民工们见雨还没有停的意思，于是赶紧跑回工棚，开始准备和雨水的战斗。通常，他们最先是将自己不多的行李甩上木板床，以防被水浸湿或漂走。接下来，他们开始将洗脸盆等盛水的工具攥在手中，看着雨水像魔影一样慢慢地爬过他们修了无数次的警戒线。如果雨水就此止步的话，他们就会拍手欢呼，甚至蹲在床上逗雨水说：有种你上来，上来啊！

然而，今天的雨显然不想给他们嚣张的机会，它很不费力地翻过门沿，慢慢地往前推进着。地上的干灰在水的裹挟之下也变得有些兴奋，空气中有湿湿的一股灰尘味道。

民工们于是开始加固护堤，并用盆子、饭盒和碗等容器往外舀水。以往，他们曾经打过现代化的主意，想到保管室借一台潜水泵，只要用那玩意儿一抽，再大的雨他们也不怕。但包工头和保管员似乎和雨是一伙的，坚决不肯帮他们。碰了几次钉子之后，民工们便再也没有非分之想，只好自力更生去了。

如果花大力气努力舀的话，工棚里这十几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和他们手上的武器大致还是可以和雨打个平手的。但是，今天的雨似乎比往日决心更大、也更有智谋，在地面进攻不行之后，就开始空袭。

油毛毡盖着的工棚空洞得像一只鼓，在大雨的猛烈敲击之下，发出令人心烦的声音。接下来，原本就有旧伤的棚顶开始破裂，一个阵地失守，引发连锁反应，很快，几个大洞出现在民工头上，几根漂亮的银链，悬挂在工棚中央。这时，灯泡被雨淋坏了，工棚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民工们知道工棚中央那几个洞和银链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于是赶紧组织“敢死队”，冒险爬上棚顶，以堵机枪战术，用塑料布和雨披将那几个漏洞堵住。他们的手和脚被钉子扎出了血，工棚里于是就有了些咸咸的腥气。

雨似乎像是见了血的公牛，开始更勇猛更狂野地冲击。民工们节节退缩，他们开始搬床，把床尽可能向没有漏雨的地方搬。本来，照这样的局

面，他们应该弃城逃跑了，但无奈身后那容纳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他们了。

这时，他们的脚下已有了一条河。所有的床像他们家乡的吊脚楼一样杵在河中。塑料袋、纸屑和垃圾则像树叶一样在吊脚楼下面游荡着，翻卷着。他们知道，再干下去已是徒劳，于是各自收了手，往床上一坐，开始掏烟，又发现烟和火柴已湿，于是稀稀拉拉又是一阵叹息。

一闲下来，才发现肚子的存在，他们猛想起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没做，那就是吃饭。米倒是可以不用淘了，柴却没有一块干的。有人提议上街去买些馒头，而更多的人则说：要买肉，还要买酒，天老爷不怜惜咱，咱自己怜惜。

连平常最节俭的人都从贴身口袋里掏出混着汗水和雨水的5元钞票。三名后生拿了钱，勇士一般冲入雨中，不一会儿，便带回一大包猪头和鹅肉，还有一塑料桶酒。

工棚里于是就有了肉香和酒气，这似乎是民工们对付雨的最后一招了。饶是它再大的雨，在肉香和酒气面前，都显得没有了威力和脾气。只有周围住宅楼里的城里人觉得不可理喻，他们说：这些乡下人，一下雨就喝酒，真正是比诗人还有气质。

过 年

车票、船票和各种各样与民工回家相关的费用都大幅度上涨了，这并没有难住民工们渴望回家过年的心情。尽管民工们都很爱惜得来不易的钱，但他们更爱一年难得的一次与亲人的聚会。

年纪小的，口里、鼻里早就充满了母亲炮制的老腊肉的香气，还有米坛里装着的那些在秋天梦境里一次又一次出现过的红枣。尽管枣已干了，但那甜味儿可以由眼入胃，直暖于心。

年纪稍大点儿的后生，夜里莫名地就多起梦来。对于他们来说，温暖而充满阳光的梦历来是奢侈品，像包工头的笑脸那样不多见。在这些七彩斑斓的梦中，他们的小莉、小芳、翠花、大菊们正冲着他们羞怯地笑呢！这样的梦使后生们回家的路程变得漫长而亲切，车厢里散发着各种异味儿的拥挤也不再让他们烦躁不安。

结了婚的大男人们心中想得更多的是家中的床。在外面打工，盖的是铁板样充满汗味儿和灰土味儿的被子，既不贴身更不贴心。而家中的被子却不同，虽然也是布的，还可能补了疤，但洗得很干净。枕头里秋天新摘的芦花散发着阳光的味道，让人不喝酒都感觉到晕乎乎的。

老男人们也许是因为老了的缘故，想老伴手中的酒壶多过想她们本人。而他们想得更多的也许是儿孙们：老人在南方打工，今年不会像去年

那样被人昧了工钱吧？老二去年在工地砸伤了脚，今年该是完完整整地回家。他们都能带够孙儿们的学费回来吗？还有，孙儿孙女们捧出来的写着各式各样、密密麻麻搞不懂的文字的本本上，红勾勾会不会越来越多？

火车装着这些欢乐的和不欢乐的问题日夜兼程地飞奔着。当车窗外小贩们的叫卖声已不再难懂的时候，他们知道：家，近了！

不知是家因为年而亲切还是年因为家而快乐。回到家的民工们已不再是民工了。他们不再穿着包工头们从二级市场买回来的旧工作服，那些让汗水和水泥灰浆得如同铠甲一样的衣服让他们感觉低人一等。回家了，自然要穿家里的衣服，虽然样式老土些，但暖和干净。年轻后生们，则把在城里想穿但不敢穿的各式城里人穿的衣服从包裹里抖了出来，用水盅装上开水熨平，蹦跳着走乡串户，一脸洋洋得意的气息。但他们脸上在阳光下劳作所留下的印记却让他们常常在不经意中发出一声叹息。

中年夫妻们一回家就关门脱裤子，将男人裤裆里藏着的一叠金贵的大小钞票取出来。女人这时也会从坛子里取出一个本，然后将落满灰的算盘摆上炕头，三下五除二地将这一年来男人外出打工家里欠下的种子钱、化肥钱、娃娃的学费等等一一扣去。如果剩下的还比较多，男人就会得意地冲着妻子一脸坏坏地笑。如果所剩不多，男人就低头不语，抓着酒瓶喝得一屋子酒气，往往在这个时候，女人会在他喝醉之前轻叹一声，悄悄地躲得很远。

半大后生们想念的小莉、小芳、翠花、大菊们也在他们的期盼中闪亮回家了。妹子们比哥哥们混得好，有的坐豪华空调车，有的坐飞机。她们有的还是带着一个胖胖的中年人打的回来的。她们一个个穿戴得鲜亮无比，使破旧的村子和小后生们的心情都显得暗淡起来。

之后，便是无休止的聚餐。亲戚和朋友以及民工本人似乎都觉得应该犒劳一下亏待了一年的胃。他们的幸福感，大多都建立在胃的充实感之上。酒虽不好，但醉人绰绰有余。烟虽不贵，但管够是没问题的。一处处农家小院腊梅树下摆开酒席，在外打工的人们通常被视为有见识的人而破格与叔伯辈们坐在上座，口若悬河地聊起那座他们为之付出血和汗的城

市。不知是酒精的作用，还是别的原因，那座曾经让他们感觉暗淡和悲切的城市，竟有那么多令他们兴奋和骄傲的东西。连那些用冷眼看他们的城里人和专抓他们的破自行车的执勤老太太都变得亲切而新鲜。

鞭炮照例要放，小麻将还是要打打的。但打着打着，小后生们莫名地就开始往远方眺望了；他们开始觉得家乡人迹渺渺的青石板让他们有些不习惯；他们发现家乡慢镜头一样走动着的乡亲们让他们有些恐慌；他们发现多年不变的家乡山水和小街已经有很多东西让他们有些不适应了。他们开始相约：走吧！我们该回去了！

他们像在大城市里想念家乡那样想念大城市了……

回 家

在报社组织的一场“帮助民工讨工钱”活动中，民工陈二狗终于拿到被拖欠了3年的工钱。3年前，他和一个老头被人请去守一座烂尾楼，说好250元一个月，但一直没兑现。他和那老头就这样被套住了，靠捡垃圾和向那几个住在烂尾楼里的外来人收点儿米和菜作房租，苦苦地撑了下来，在希望和失望轮番折磨中过了漫长的3年。

当 he 从报社记者手中接过那叠厚厚的人民币时，竟突然有一种中了大彩的兴奋，尽管他知道那笔钱本来就应该属于他。

在向报社领导们鞠躬并对摄像机和照相机说了无数声感谢之后，他决定回家。他已经3年没回家了，趁着车票还没涨价，他决定回家看看。

因为讨工钱惹恼了建筑方的领导，烂尾楼明年开春显然是守不成了。这就决定着陈二狗必须将他这个破烂的家收拾掉。他先把必须带走的收音机、衣服和那床虽然已经漆黑但曾经是他家最好的一床棉被包裹起来，扎成一个大包。余下的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想卖给那几个捡破烂的，又开不了口，但送给他们呢，他又确实舍不得。因为这些东西如果放在他那个3年没有见的穷家里，绝对是一件又一件的好家什。他想了半天，决定下下力把包裹再裹紧些，把这几件家什挤了进去。

第二天，陈二狗裤裆里夹着7000多元钱，腰上挂个铁锅，背上背着山

一样的大包裹，带着十四个馒头晃晃悠悠地上路了。天下着小雪，每走一步，腰上的锅都会“咣”地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在训斥和责骂声中，他坐公交车来到火车站广场。今年，和他一样想早早回家的人似乎很多，他扛着大包很渺茫地排在队列的最后。5个小时后，他终于拿到写着家乡名字的一张小小车票。其间，他吃了两个馒头，拒绝了十几个票贩子，还忙里偷闲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一个胖老太太拿着罚单要罚他5元钱，吓得他几乎哭了。老太太看他可怜，居然饶了他。

在车站又待了10个小时，吃了三个馒头。大厅里暖暖的空气让他的眼皮老想往一处凑，他掐了自己的大腿几把，坚定地把瞌睡撵走了。

上车，背包和锅让他吃了很多苦头。在另几个后生的帮助之下，他终于坐到了属于他的硬座位上。与他同坐的是几个青年民工，这几个穿着城里小青年们爱穿的休闲衣的小后生，脸上都留着民工才有的被阳光开垦过的痕迹。

小后生们花钱大手大脚，凡列车上卖饭卖酒，一律是大手大脚来者不拒。这让陈二狗感觉有点儿恐慌，总觉得自己是一只钻进狼群的小羊。小后生们请他喝啤酒，他不喝，怕遭蒙汗药。给他递烟，他也不抽，害怕遭迷烟。其间拉家常时，他尽量多听少说。偶尔迫不得已要发言，也只是面红筋胀，大骂包工头太狠，欠工钱不还，让他在城里待了3年也没挣一分钱，还欠下一大笔账。他不是个善于撒谎的人，每当说到此时，都会脸红。小后生们从他脸红中读出的更多是愤怒，于是也纷纷附和，也一路骂着包工头，一路脸红了起来。

又过了两天，消耗馒头八个，家突然离得很近了，在他下车的时候听见前面几节车厢里传来新闻：一个老年民工因为恐惧而精神失常，把包里的钱一张一张地发给车上的旅客们。而另一车厢里的乘客们就没这么幸运，他们被一个突然精神失常亮出刀来要砍人的青年民工吓得半死。

从市到县，汽车5小时。从县到乡，拖拉机3小时。从乡到家还有两三个小时的山路。陈二狗摸摸怀里最后一个馒头，算一算一路所花的钱，决定自己走回去。

此时已是晚上10点多，他背着大包走在通往家的那条山道上。这条走了30多年的路使他感觉非常亲切。他张大嘴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突然有想唱歌的冲动，于是他唱了：马铃儿响呦玉鸟唱，我陪阿诗玛回家乡，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从此妈妈，不忧伤……

他发现，已经远离他3年之久的唱歌功能正在恢复。他的歌声和腰上锅儿发出的脆响在山谷里传得很远。很久没有见过的星星，像顽皮小孩的眼睛一样闪啊闪……

离家最后半小时的路他几乎是冲刺着跑回去的。这是经过了上千公里的跋涉之后的最后冲刺。在黑夜中，他的眼前分明是那个被他叫做花花的女人含羞地一笑，还有残破但还算温暖的炕上，他那不知已长成什么样相貌的儿子初是惊恐后是甜美地叫他一声爹。还有，久违了的味道不怎么好但劲道还不错的苕酒，辣子旺汤宽的宽叶面条。几天来，只和馒头打交道的肠胃被他的想象搞得难受起来。

小院里那棵脱光了叶的老银杏树已出现在眼前。他知道，那树下就有他想要的一切。他三步并作两步往前走，腰上的锅像快节奏的小锣。

但就在他举手拍门的时候，突然又凝住了，他突然想起烂尾楼里那几个拾破烂的给他讲的故事，说很多打工仔急急忙忙跑回家，想给老婆一个惊喜，结果摸上炕发现多了一双腿。他害怕这样的场面出现。虽然他知道自己3年没音讯，女人在家没个帮手也确实难过，但他还是怕。

他的手凝在半空中。他发现一路累出的大汗正在变成冷汗。他定了定神，觉得自己的想法有点儿好笑，于是决定敲门。

就在他敲门的时候，他发现门被一把大铁锁锁着，锁上面已是锈迹斑斑。

陈二狗其实并不知道，在他离开家的第二年，妻就把田租给别人，带上孩子出去打工了。邻居吴老二说：再过20多天就是春节了，那时，兴许他们能回来！

小保安和老收荒匠

在城里生活的人都知道，保安和收荒匠是天敌，像猫和老鼠，因其职业特征的不同，本能地对立着。

保安的职责是守门，把一切有可能影响小区安全和安静的因素堵在小区大门外。而收荒匠的职业特征，则是要在小区的旮旯里四处转悠，把城里人不要了的旧电视机、冰箱、洗衣机，以近乎白给的价格收回去，再转卖到乡下。他们南腔北调的吆喝就成了影响小区安静的主要因素，因而他们也成为保安们主要防范的对象。

在我所住的小区里，前些日子新来了一个小保安。由于物管公司经营不是很理想，保安的生活待遇一降再降。因而，换保安之类的事也算稀松平常。小保安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但收荒匠们注意到了这样的细节，因为每换一次保安，就意味着他们前一阶段所做的公关工作包括赔的很多笑脸和说的很多套近乎的话都白搭了，一切还得从头再来。小保安嘴上无毛，一脸嫩相，虽然不值得尊敬，但他身后那几百户人家中的旧彩电、冰箱、洗衣机却值得。

于是，新一轮公关工作开始，赔笑脸、套近乎、发烟，这些对小保安似乎都没什么效果，因为小保安不吃这一套。他这个工作，是费尽千辛万苦托熟人介绍的，他非常爱惜，决不愿意轻易地拿一支烟和几个陌生的笑